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龍山四友 二十六、尋怪鳥 巧援石野兒

公超笑答：「你還有點眼力。聽說今夜來了好幾個賊黨，我近年曾往太行山尋你兩次，俱都未見，只說又為毒蟒所害，或是誤服藥草送命，不料會投到老女賊的門下。我只問你願跟女賊還是跟我，再說別的。」野兒已掙扎著跪伏在地，嗚嗚哭道：「野兒做夢都想恩人，既然相遇，打死我也不會離開了。以前原和他們說過，只要遇見恩人，除非將我殺死，做鬼也要跟去，不能怪我。要叫我再打他們我也不肯。」

公超笑道：「如此甚好，也用不著幫我們動手。你們共是幾人？後面可有來賊？」野兒說了。

公超便指伊萌道：「他是我的徒弟，你兩個不許再有鬥爭，別的話少時回去再談。以你天賦本能怎會拜賊為師，其中必有原因。待我擒到來賊問明再說。本村人們不認得，你先莫進去，一同走吧。」

說完，手往野兒身上擦了兩擦，人便復原縱起，笑說：「恩人本事真大，我也知道他們不好，無奈得過師祖好處，不能和她作對。」

伊萌便將尖刀棍遞過，正往前走，公明忽說：「前面號燈閃動，有賊黨逃去，我們快追。」

公超忽然轉身對公明說道：「你將野兒領回村去，我師徒少時就來。」

女賊也由嶺上越過，公超知其決難逃走。公明走後，忽然想起野兒多半上了女賊的當，否則此人山居野宿，以野草果實充饑，葷都不吃，平日不與生人相見，怎會受女賊好處？但是此人性雖凶野，人卻天真，知道好歹，能分善惡，不將賊黨擒住問出真情，不易相信，連忙趕去，方喊「要留活口」，伊萌手快，已用鐵豆將女賊兩眼打瞎，透腦而死，只得罷了。

虎女和眾人也由上面趕下，匆匆談了幾句，便命村人掩埋賊屍，不必再將人頭送去。只令賊黨知道，只一過界人便失蹤，使其心中驚疑，不敢冒失來犯。暗中乘機佈置，通知西山那幾千個受苦土人暗中準備，時機一至便大舉發難，裡外夾攻，一網打盡，救眾土人同登樂土。邊談邊走，回到府中一看，伊萌帶回來的花燈坯子竟有好幾百盞，另外還有兩大隻花燈。這時眾村人均在湖邊等候好音。

一見花燈送到，紛紛動手，照著原樣裝好紮綁停當，業在湖邊各處張貼起來。公明已帶野兒先到，同坐席上，正在問話。眾村人聽說大獲全勝，歡聲雷動，爭先把殘肴撤去，重新換上，並為野兒添了一座，備了許多生熟蔬菜。眾人坐定之後，見野兒相貌醜怪，從所未見，和伊萌已打成相識，並肩坐在下首，甚是親熱。

等到換上熱酒，吃上幾杯，公超說起前事，才知公超昔年偶然經過大行山，因聽山民說起山中出了一個怪人，生得雷公一樣尖嘴縮腮，一雙突出的火眼又圓又亮，看去像個十幾歲的幼童。上下山崖比飛還快，形態兇惡已極，手裡拿著一根兩頭削尖的長棍，不知是什樹木所制，鋒利無比，多麼厲害的猛獸被他用棍尖脫手一擲，便打個透穿，猛惡無比。

以前並不出山擾鬧，他不和生人對面，偶有人山樵彩的人與之相遇，均頗害怕，當他怪物，望見遠避。後有兩個膽大的獵人曾用了弓箭火槍想要打他，沒有打中，反被凌空縱來，將所用槍刀折斷，人也幾乎被他抓死。因此入山的人全有戒心，不敢深入。

上前年忽然不見，只說離去，後來發現他藏在後山龍爪崖頂石洞之中。又遇見了兩次，漸漸看出人不犯他，他不犯人，與之招呼也不回答，只不似以前見了人就避開。他住那地方卻不許人走近，地形也極險峻，無人能到，誰也不再惹他。一直無事，見慣不以為奇。不料第二年秋天，山中忽降大雪，氣候寒冷，封山既早，到了來年春天還未解凍，山中草木好些凍死。

那怪人想是無處求食，突然趕來山外，看見食物便明偷暗搶，打是打他不過，看意思雖似不肯傷人，但那來勢十分兇惡。身量不高，力氣大得出奇，稍微抗拒，被他隨便抓上一把，推上一下，便痛不可當，一個不巧受傷更重，好多天不能痊癒，有的並還成了殘廢。村人對他恨毒，想了種種方法想要傷他，都未辦到。

正在憂急無計，忽聽人說怪人常去附近廬家屯走動，非但從不傷人，每次前往照樣也拿人家糧食，但他去時必定用那木棍挑上一兩隻野獸，手上還要拖上兩隻，到後放下野獸，便挨家輪流去拿糧食，用人家麻袋竹簍挑了就走，其急如飛，誰也追他不上，那野獸卻不帶走。

每次都有帶來，至少也有兩隻獐鹿野兔之類。幾次過後，人看出他的來意，是用野獸來換糧食，也就不再驚慌。因其送來之物所值較多，有時還有貴重值錢的獸皮，反倒願意他去。知其挨家交換，週而復始，上次去過的人家非等輪流過來決不再取。又知其不肯與人相見，問也不答，拿了就走。

每天都將食糧裝好等他自己來拿，彼此雖無交代，也頗相安。不似本村一物不送，來了就亂搶一陣，簡直成了一害。山村中人又多窮苦，實在恨他不過，也不想他何故對這兩村的人一厚一薄。仗著全村二十五戶人家倒有多半打獵樵彩為生，種田只是副業。多半年輕力壯，善於爬山，恨他不過，上月將人約好，想往山中除害。

尋到當地一看，那崖在一孤峰之上，形如一隻巨爪突生天半，下面便是一片深不見底的絕壑，實在無路可上，便將所用火槍鏢箭準備停當，埋伏在下面幾個崖洞之中，準備只一見人，便同放火槍鏢箭殺以除害。等了一日夜，天已大亮，還未見他形跡。

因在崖下發現野獸毛血，草裡還有一隻剛死不久的土獾，樹上又掛著一條破麻袋和一竹簍，斷定人在崖上，尚未下來，一算時期，至遲第二日一早必去山中搶奪擾鬧，因此不願離去。天亮之後，越料少時必要下來。眾獵人往往一人山就是好幾天，不以為奇，身邊帶有乾糧水壺，早已吃飽，正在互相商計，暗打招呼，隱聞崖頂有了響動，越發聚精會神準備下手，等了一會不見下來。

眾人原因前年人山打獵，忽見上空有一從未見過的大鳥飛過，因覺那鳥大得出奇，宛如一片銀灰色的怪雲飛空而過，地上日光竟被遮了一大片，草木全被扇得呼呼亂響，起伏如潮。心想，這樣大的怪鳥從所未見，看神氣，便是只牛也要被牠抓去。惟恐行至山中驟然相遇，為牠所傷。

一見鳥由側面飛回，離地並不甚高，飛得也不甚快，便借崖穴隱身，各用鳥槍朝上打去。那鳥不知下面有人，竟被打中，猛撲下來。落處是大堆亂石和一些矮樹，怪鳥傷痛暴怒，朝地上亂撲亂抓，好幾尺方圓的山石，被牠抓上立成粉碎，許多小樹也被折斷，連根拔起，方圓數十畝一片野地，不多一會竟被鬧了一個草木無存，碎石沙土紛飛如雨。

塵霧滾滾，隨同兩翅風力高湧起十好幾丈，狂風大作，天日為昏。相隔一近，這才看出那怪鳥約有七八尺高，生得似鷹非鷹，一身銀灰色的羽毛油光水滑，非常好看。由頭頸起直到尾部生著一條硬毛，鋼刺一樣，兩隻剛勁有力的粗腿堅硬如鐵，鳥爪極大，還能把握。上來負痛，差一點的石頭被牠用力一握便成粉碎。

兩翼橫張開來門板也似，少說也有兩丈來寬，看去猛惡無比。在野地裡騰撲起落了半個時辰，方始怒嘯飛去，並不曾死，但是起時似極艱難，連將雙翅展動，飛撲起落了八九次才得飛起，飛得比前更慢，又隔有半盞茶時方始勉強騰起，掠地飛過，往後山深處一路鳴嘯，由低而高斜飛上去。

眾獵人先見來勢那樣猛惡，隨同鳥爪飛起來的碎石又和暴雨一般，相隔只十數丈，不是崖石遮蔽，差一點沒被打中，全都膽寒，恐被看破，連大氣也不敢出。以為受傷甚重，等牠把野性發完，力已用盡，再行下手，不料仍被飛走。

內有兩個膽大的覺著這大怪鳥從所未見，如能打到，非但免去後患，送往城市之中，單那身鳥毛便可得到善價。和眾人一說，均覺可惜。又防鳥傷不重，痊癒之後定必記仇，以後遇上必難活命。互一商量，便追將下去。最後追到龍爪崖下，拾到幾枝鳥羽，均有尺許長短，銀光閃閃，甚是好看。

遙望崖頂洞內黑茸茸一團，好似搭有鳥巢，但是四面壁立，無路可上，鳥也不曾再見。跟著發現怪人由絕壁上面攀援縱躍而

下，均料那鳥不會藏在上面，否則怪人已被抓死。內兩獵人見其匆匆走過，相隔頗近，便放上兩槍，人未打中，反被將槍奪去，還受了重傷。

總算怪人手下留情，沒有送命，被同伴背了逃回，因此更恨怪人，那鳥似已傷重身死，許是落往深山絕壑之中，從此不曾再見。眾獵人想起前事總是膽寒。自從前冬大雪之後，那一帶山中野獸又極稀少，難得遇到，許多顧忌，多半不敢深入，偶然結伴大舉同往，所得也是不多。

以前野獸最多的龍爪崖前樹林之中已不敢輕易走進，去往別處打獵，往返太遠，好些不合算計，本就憤恨，覺著怪人並不吃那獸肉，卻和野獸作對。以前曾經見他抓裂猛獸為戲，猛惡無比，近一年多野獸絕跡，定是被他嚇逃，斷了我們的財路。還來村中搶奪食糧，不問包穀麥豆，尤其瓜果之類，見了就搶，無論藏得多好均被搜去，稍微對抗還要傷人。

最可氣是扈家屯他也照樣去拿糧食，偏是善取，非但拿起來挨家輪流，並不多取，每次還要送上好些值錢的野獸作為交換，所種糧食比拿到集上去賣所得更多。不似本村說來就來，不論誰家，窮搜亂搶，非搜到手決不退去，一不遂意連房也被拆去，稍不如意見物就毀。身堅如鋼，刀劍不傷，有火槍打他，不等瞄準，先被奪去，性更機警狡猾，防不勝防。都是一樣的人，兩村索性一律亂搶也氣得過，偏是一敵一友，把本村當成仇敵，對於人家那樣好法，越想越恨。

這次又是前兩獵人為首提議，暗中掩去。等到第二天早上，只聽崖頂響了一陣便無聲息。正在心焦，忽聽上面呼呼風響，眼前日光立暗，仰望上空正是那年所遇怪鳥由崖頂往下飛落，看去沒有上次羽毛豐滿，飛得仍不甚快，似由崖頂斜飛下來，離地二三十丈，盤旋了一轉又往崖上飛去，才知這一人一鳥住在一起。想起前事，分明火槍打鳥之事怪人業已得知，故此對於本村的人存有敵意。又料怪鳥傷剛養好，正在試飛，也許還要尋人報仇。

這一驚真非小可，總算來得較早，久慣打獵，又有經驗，藏處崖洞地勢隱僻，各有草樹山石遮蔽，未被警覺。越想越擔心事，如其回轉，被這一人一鳥老遠望見，追上前來，萬無生理。互相傳話，密計了一陣，都覺此鳥比人還要厲害十倍，不早除去萬無生路。內有多人正主張非拼不可，乘其初癒，羽毛未豐，飛尚不快之時，用火槍將其打殺，或者還有生路。

如等復原飛快，上年所見發威情景，本村二十幾戶草房連同人畜只被尋到，不消片刻一掃而光。何況怪人常往擾害早已知道，禍發必快。剛將主意打好，那鳥果是上下試飛，並不遠去。始而只在半山以上飛翔起落，因離太高，恐打不中反為所害。後來為首二人見鳥越飛越低，勢也漸快，心正愁急憂疑，忽想起崖下洞穴甚多，好些都是洞口極小，內裡卻相通連，地方甚大。

就被看出，追到下來，當時縮退入洞，這樣大鳥也鑽不進；還可誘牠上當，在洞內用鏢箭鳥槍打牠前胸要害，當時便可成功，何必膽小？自覺有理，立令眾人準備。同時那鳥也似聽出下面聲息，兩翅一偏飛將下來，離地只兩三丈。眾人見牠來勢絕快，越發驚慌，仗著所用鳥槍火筒均經特製，火力甚強，內中還有好些鉛子，人又藏好，一聲呼喝，十多枝鳥槍火筒連同鏢箭同時暴發。

那鳥原因怪人一去不歸，心中懸念，恰巧傷剛養好，意欲飛出尋找，但又衰老太甚，氣力不濟，正在盤空試飛，打算練習上一陣，飛往山後各地尋找。忽然聽出下面有了動靜，以為怪人和小時一樣，被什東西困住，正在掙扎，飛下察看。那鳥雖極靈警，年歲大老，目力不佳，上次被獵人打傷便由於此。一時關心太切，中了獵人暗算，比上次受傷更重。

雖因離地較高，當時未死，前胸也連中了十幾處鳥槍鏢箭，怎禁得住？眾人見已打中，還恐牠凶威暴發，又和上次一樣亂抓亂撲，紛紛往後倒退。那鳥竟未飛下，一聲怒嘯，兩翼一側便往上高飛，帶著重傷連聲悲鳴，盤空一轉，便往上面崖頂投去。鳴聲淒厲，響震空山，甚是刺耳，聞之心悸。到了崖頂也未騰撲，底下便無聲息，也不知牠死活。

等了一陣不見動靜，試探著走出一看，崖前地上到處都有血跡飛灑。崖太峭削，高險入雲，無法上去。想要回轉，又恐被牠發現追來。等到半夜，又朝空放了兩槍，吶喊了兩陣，均未見鳥飛下，料知怪人尚未回來。守在當地，被牠回來看破，凶多吉少。內中兩具特製的槍筒火力太猛，業已炸裂，還傷了兩人，不能再用，下餘不能打遠。

一個不巧便被追上，不死必傷，兩頭害怕。只得乘著月黑天陰，悄悄掩了回去。走到中途，天已大亮，登高遙望，崖上靜悄悄的。回到村中，雖料怪鳥必死，怪人仇恨更深，再往殺他，一則無此膽子，除為首兩三人外全都想起膽寒，不敢再去。又因等了兩日怪人未來擾鬧，也許還不知是眾人所為，恐往觸怒，打算過上些日再作計較。一面重制槍筒，想把人埋伏山口，等怪人走過下手。

公超到日，村人正在日夜戒備，如臨大敵。問知前情，仔細一想，便告村人：「此是天生異人，並非怪物，你們千萬不可行兇暗算。速將扈家屯的人尋兩個來，等我問明經過，代你入山，相機行事，決可永無後害。否則，這一人一鳥必有關係，怪人如知怪鳥是你們所殺，決不甘休。就能將他殺死，照他那樣厲害，定必傷亡多人，能否如願還不一定，何苦來呢？」

公超人最義俠，以前常時往來當地，幫過村人不少的忙，又周濟過兩次旱災，彼此情感極好，兩村的人全都感他恩義，自然惟命是從。公超還恐怪人來此報仇，先不離開。等將扈家屯村人喊來，問出怪人特性習慣和來往的道路，才尋了去。到後一看，那崖高出天半，前臨絕壑，險峻非常，兩旁都是危崖峭壁，怪石如林，景物甚是荒涼。

後面雖有好些峰崖，均不相連，孤單單一座高峰拔地直上，上下如削，只稀落落由石縫中掛著一些草樹，休說上升之路，常人連想援崖上去都辦不到。公超內外武功已登峰造極，並還精通劍術，上下危峰峭壁如履平地，也因那崖離地大高，峰腰還有雲霧浮動，又聽獵人說起怪鳥那樣兇猛高大，惟恐重傷未死，記著人的仇恨，走到半山猛撲下來，難於抵禦。

先察看好了形勢，萬一遇險，如何施展輕功，凌空飛落，方始提氣上升，手腳並用，貼著崖壁一口氣往上馳去。相隔崖頂兩三丈，側耳細聽，天風浩浩，別無動靜。人已穿出峰腰雲層之上，料知怪鳥受傷之後，村人常時登高遙望，不曾再見，頂上又無聲息，便是不死也差不多。為防萬一，近頂一恰有一條斜坡，忙由旁邊繞將過去，暗中戒備，掩上崖頂。

仔細一看，那崖約有三數畝方圓，前半向外生出，除旁邊來路有六七丈長一片斜坡而外，全是壁立如削，直插到底。前面左側並還內凹，離地太高，崖頂並不平坦，怪石甚多。三四月裡，背陰之處冰雪還未消化。靠裡一面有一大洞，偏在右側洞口約有五六丈高大，經過千萬年風日侵蝕，好些地方均已剝落，彷彿人家園林中人工造成的假山，嵌空玲瓏，大小洞穴不下百處，日光穿洞而下，照得洞中甚是明亮。

先未看出怪鳥所在，等由亂石叢中越過，走進洞口，方覺洞與峰腹相通，內裡甚深，左角平地上有白色光影閃動。定睛一看，好生驚奇，原來右側平地寬約畝許，地上鋪著兩尺來深的茅草，上面毛茸茸蹲著一隻怪鳥，本是頭斜向內，尾上翎毛臨風搖曳，方才誤認草花便是此物。怪鳥兩翼並未收攏，半垂地上，看去越顯大得驚人。剛把寶劍拔出，想要過去，那鳥忽然偏頭回顧，叫了兩聲。

公超見那怪鳥目注自己，鳴聲悲顫，並不猛厲，也未轉身，動作頗慢。再看地上血跡甚多，業已被風吹乾，有的已為灰塵所掩。聽出那鳥臨死以前哀鳴，此時定必苦痛萬分。照獵人所說口氣，此鳥以前並未見過，又和怪人住在一起，可知並不害人。心方一軟，同時看出那堆茅草乃是鳥巢，當中山石上放著好幾堆糧食，還有黃精野菜草根之類甚多，上面並有鳥爪啄食之痕。

右洞角堆著一些麻袋竹簍，分明人、鳥同居，以此為糧。鳥如喜歡殺生吃肉，這樣大鳥決不會吃這類東西。又聽村人說，近半年來怪人至多隔上三五天必往這兩處村中奪取糧食，一個人怎吃得下那許多，可見人、鳥都是素食。便改前念，暗中戒備，繞往前面。怪鳥見人走近，二次悲鳴了幾聲，把頭伸出，朝人亂點，又作勢往地上撞去。

公超看出鳥甚靈慧，知其身上傷處苦痛，意欲求死，溫言試問：「你和一個人同居在此處麼？」那鳥似通人言，將頭一點。

公超手比口問連試幾次，問出那鳥果是苦痛求死，又想怪人回來見上一面，便將寶劍還匣，笑說：「我先當你生得這樣高大猛惡，難免傷人，特來除害，不料你竟如此馴良靈慧。我雖帶有極靈效的傷藥，可惜日子已久，血流太多，你年齡想已早過百歲，藥又不多，未必能夠醫好。殺你固可免你多受苦痛，事也容易，但和你同住那人必有來歷，這樣高的危崖能夠上下也非常容易。」

「這樣天賦異稟的怪人不加收服，難免為害世人，早晚為人所殺，也是可惜。此時殺你，被他看出定必成仇，不肯聽勸。我意欲留你三數日活命，能夠教你更好，否則也等將他尋到，當面言明，如能就此使其改行歸善，等我事完，回來帶走加以造就，也不在你對他一番好心，你看如何？」

怪鳥聞言竟流下淚來，又朝公超顫聲悲鳴，頭伸向前，大有親熱之意。公超看出牠沒有惡念，身大傷重，轉動都難，便走向前去，用手撫弄鳥頸柔毛，並將身邊靈藥取出放入鳥口。怪鳥低著個頭，貼向公超胸前，將藥嚥下，神態親熱，彷彿什麼話都懂神氣。

雙方言語不通，正想不起往何方去尋怪人，忽然一陣山風吹過，隱聞異嘯之聲甚是尖銳，方疑狼嗥，又覺不似，不應這樣聲長，怪鳥忽然頭朝公超胸前連推，猛想起村人所說怪人嘯聲，忙問：「這嘯的就是他嗎？」怪鳥點頭，淚又流下。

公超連問兩次都是一樣，忙說：「你不要動，我去尋他。」

說完出洞，仔細一聽，已無聲息，再查風向嘯聲來路，似在西方。匆匆下崖，一路留心查聽，翻山跳澗往前尋去。這後山深處山高谷深，峰嶺迴環，素無人跡，地方又大。公超那快腳程，上下飛馳，搜查了大半日，並無影蹤，嘯聲也未再起。正打不起主意，遙望側面兩崖壁立如門，當中一條深谷，內裡草木甚多，陰森森的甚是幽險，兩崖之間好似搭有一條彩虹。

定睛一看，乃是一條大蟒，相隔也不甚遠，身子還在顫動，首尾均看不見。因由午前起尋到日色偏西，未將怪人尋到，覺著路走不少，聽那嘯聲不應隔得大遠，想必還在近處，又退回來。因恐開頭匆忙，不曾細看，似有兩處也未走到，特意做一弧形繞回，到處窮搜，察看怪人下落，果然發現當地還有一條山谷不曾尋到。正往前走，忽見崖上有蟒，立即拔劍趕去。

臨近一看，那蟒只得三丈來長，後半身搭在兩崖之上，正在上下揮動，不時打得山崖叭叭亂響，碎石紛飛；上半身不知怎會鑽在對面崖上石洞之內，好似進退兩難，正在掙扎，精力已快用盡，又似痛極，週身亂抖。有時橫在兩崖之間停上一會兒，猛一尾鞭打向崖壁之上，接連幾下將崖石打碎一些，縮退回去，盤成一堆，隨又舒開搭向兩崖。

看去猛惡，動作不快，彷彿下面還有東西將牠制住，此時餘力將盡，身又痛極，無可奈何光景。先還存有戒心，想由崖後繞上殺以除害，後來看出仗倆止此，乍看聲勢猛惡，實則連後半長身都拋不起來，知道殺牠容易。但料下面洞中還有惡物，雙方正在拼死相持，為防冒失，去了一害又來一害，仍想繞到對面崖頂，看清下面還有何物，再行下手。

忽聽又是一聲厲嘯，聲銳而長，半晌不絕，與前聞相似，並還聽出那人用足全力長嘯了一聲，嘯完還在喘息，聲音就在崖後。連忙尋去，一看崖後乃是一條長滿草花的山溝，黃精、首烏、枸杞之類靈藥異草甚多，崖勢極險，上下並不甚高。崖腰有一洞穴，十分光滑，縱將下去，還未入洞，便聞到一股異香。靠近洞頂漏光之處，下面好似趴著一人，身材短矮，像個十二三歲的幼童，面色卻甚蒼老。

石旁生著一叢紅紫二色的草花，業已折斷，異香撲鼻，花中心結有兩枚果實，形如人心，顏色鮮紅，約有酒杯大小，一枚業已跌碎。斜臥石上的幼童和土人所說怪人形貌打扮全都相同，臥在那裡不動。一手向上好似抓著一根橫掛洞頂的木棍，離身不遠垂著一蓬鳥羽，與怪鳥身後長翎相似。

無意之中居然巧遇，心中一喜。方要走近，忽聽怪人顫聲急呼，也聽不出所說何語，看那神情好似筋疲力盡，勉強掙扎，聲已發抖，聽去仍極猛厲，空洞回音嗡嗡震耳。同時又聽吹竹之聲更是淒厲難聞，令人心悸，那叢長的鳥羽也跟著顫動起來。

定睛一看，不禁大驚，原來怪人臥處是一片斜長及地的怪石，又光又滑，一頭相隔洞頂只得尺許，旁邊便是那羽毛下垂的洞穴，穴旁怪石磊砢，宛如鐘乳叢生，但都不長，石竅甚多。方才所見大蟒的頭便由洞頂鑽進，約有一兩尺。那叢羽毛本和鋼針也似，最長的竟達三尺以上，一齊插在蟒口之內，地上還跌落了幾根。

怪人手下乃是一根帶有綠鏽，兩頭各有尖刀的鐵棍，一頭緊握手上貼向洞頂，一頭徑由蟒的頭頸要害對穿過去。對面洞頂恰有一個石竅，那穿過蟒頭的尖刀棍便插在內。看那怪人早已力盡筋疲，那蟒稍往洞中一衝便可衝入，幸而手拿這頭有一突出的石角，離洞頂只得數寸，將牠擋住。

蟒又急於脫身，只顧用力向外猛掙，不曾往裡猛衝，怪人心思靈巧，開頭不知用什麼方法守在洞旁，等蟒探頭鑽進，冷不防用那尖刀棍穿中牠的要害，此時人、蟒相持，定必猛惡驚人，怪人先是奮力抗拒，無奈那蟒性長力猛，快要支持不住，怪人才著了急。恰巧前有突石，急中生智，用力往上一推，借那石角把棍縮住，才得稍微緩勢，免去一死。

可是上面一段怪石又滑又陡，難於用力，本要滑溜下來，不能持久，又仗那蟒負痛情急，往裡硬衝不行，便用力往外猛掙，想要縮退回去。鐵棍長達六七尺，洞穴只有兩尺方圓，橫互在下，自難脫身。經此一來，怪人手抓鐵棍弔住全身，反更省了力氣，才得支持了這多時日。

蟒雖猛惡多力，無奈洞壁堅厚，所傷又是要害，日子一久，其力已衰。只管洞頂外面崖石被牠打得粉碎，始終無法掙脫。怪人似知那手一鬆便難活命，避在蟒頭側面，相去雖有兩三尺，但是那蟒毒氣甚重，腥涎四流，不是那股異香能夠解毒，人早昏死過去。

蟒頭先被大蓬鳥羽遮住，洞又黑暗，只蟒頭旁邊略透兩線天光，公超初看還不覺得，及至走往側面一看，見那蟒頭差不多有尺許方圓，比身子要小好些，兩腮奇大，作三角形，目光如電，通體密鱗，五色斑斕，蟒口毒牙長達兩三寸，鋼錐一樣，甚是鋒利，一條紅信拖出在外，似被鳥羽鋼連連下巴一齊釘住，不能縮轉，舌尖兩歧拖出尺許，垂向下面，似被鳥羽所制，失去知覺，蟒口已被鳥羽釘滿。

見有生人進洞，凶睛閃閃，注定來人，不住搖晃擺動。那吹竹之聲便是蟒的厲嘯。這一對面形態越發猙獰可怖。因見怪人一手弔在鐵棍上面，全身拖臥斜石之上，只有一腳登著洞壁，急叫了幾聲，喘吁吁望著自己。左手亂揮亂指，似不令走近，並恐毀損地上香花神氣。情知那結有果實的奇花必非尋常，又見蟒頭正在花的上面相隔不遠，蟒頭一，腥涎飛灑，惟恐滴在花果之上。

剛順手拾起，又聽怪人怒聲厲吼，便將寶劍拔出，笑道：「這花有用處麼？我來救你殺這毒蟒，此花雖好我並不要，放心好了。」

怪人竟通人語，吼聲立止，目注公超寶劍，面現喜容，又朝那花和公超的頭一指，再指了指蟒頭，公超會意，料知蟒毒甚重，花能解毒，見花已快乾枯，只中心果實尚極鮮紅，忙將身邊丹藥取出，銜了一粒在口中，以防萬一。試舉香花一聞，果然異香撲鼻，心清神爽。因知那蟒伎倆已窮，不能為害，先縱向石上，把花朝怪人鼻尖拂了幾拂，再交怪人手內。

怪人將花接過，神情越發歡喜，把頭連點，露出感謝之意。

公超方說：「你且留意，等我殺蟒之後再說。」

那蟒似知無幸，忽發凶威，頭頸連拱兩拱，先朝穴外猛掙了兩掙，忽然往裡衝進。公超一聽鐵棍磨石之聲，對面插刀棍的石竅碎石粉裂。怪人好似驟出不意，手中鐵棍往下一歪，蟒身便躡進了兩尺。怪人只顧上頭示意，未及防備，石角竟被錯開，沒有擋住，人也隨同滑下。公超見狀，知道蟒身特長，死前餘威只更猛惡，如被全身衝進，被牠長尾掃中，人便粉碎，不禁大驚。

惟恐來勢太猛，蟒頭斬斷，上身仍被衝進，忙運真氣，一腳踏住那又滑又溜的怪石，左手搶過怪人手中鐵棍，猛力往上推進，以免對面石竅被其軋碎。右手一劍先朝蟒眼刺去。公超手中劍原是乾莫一類的奇珍至寶，寒光如電，冷氣森森，那蟒雖是情急拼命，一見寒光耀眼，也由不得往後驚退。

錚鏘連聲過處，那蟒左眼立被刺瞎，負痛急退，蟒身立時縮回。耳聽外面叭叭大震，蟒頭立時帶同鐵棍緊貼洞底，回復原狀。另一面怪人力已用盡，一聲怒吼，人便順坡滑倒，被中途怪石擋住，不曾倒地便昏死過去。對面石竅雖極堅厚，吃那蟒連日衝軋，早有裂痕，再被這最後猛力一衝，那帶有尖刀的鐵棍絕逾精鋼，又極鋒利，業已衝成粉碎，不是下手得快，非被全身衝進不可。

公超看出危險，更不怠慢，見蟒還在負痛猛力往後縮退，不顧先救怪人，便乘那蟒用力猛縮之勢，手起一劍，齊鐵棍穿處一劍斲去，只聽上面崖頂呼的一聲宛如急風掃過，同時叭的一聲大震，蟒頭下落，跌在地上，連蹦了好幾蹦方始停止，蟒口烏羽多半折斷。

總算怪人被石塊擋住，沒有落地，否則蟒頭滾離落處甚近，也難免於受傷，跟著又聽隔崖山谷中奔騰跳擲以及崖石粉碎滾落之聲，甚是驚人，半晌才住。知道那蟒性長，死後餘威尚有如此厲害，端的猛惡無比。

再看怪人業已醒轉，手中花果仍然高舉，並未毀損。暗付，此人失蹤數日，照此形勢，和這大蟒少說也相持了兩三日夜，竟有此長性，天生異稟，真個難得。忙趕過去，怪人好似高興已極，顫巍巍想要掙起。

公超按住笑道：「你已脫力，並還中了蟒毒，不是這株奇花異香解毒，命早不保。此時非但不能行動，不遇見我仍有性命之憂。我不知此果來歷，是否能夠解去你的毒氣雖不知道，定必有些靈效，你先將牠吃下，我再給你兩粒丸藥把氣提住，免得饑疲大甚。我再抱你回去加細調養，至多兩三日便可痊癒了。」

怪人將頭連點，一面把公超所給丸藥嚥了下去，卻不肯吃那香果。公超不知何意，又不知此果來歷是否能吃，先未強勸。等到抱起要走，怪人忽指地上跌碎的香果急叫，公超知他想吃那果。低頭一看，那枚香果業已跌碎半邊，只剩小半沒有腐爛，內中果瓣似橘非橘，色如銀玉，仍有異香。

記得方才蟒頭曾由果旁滾過，恐其有毒，笑說：「果已跌碎，你吃這枚好的如何？」怪人一面搖頭，一面急叫，公超仔細一聽，內中還有幾句與土人口音相仿，彷彿初學人語，甚是牽強，聲更尖厲，又像狼嗥，又像鳥鳴，說得更急，不細心一句也聽不出來。

聽過兩遍忽然醒悟，笑問：「你是和那大鳥住在一起，想將這枚好的香果與牠送去麼？」怪人將頭連點。

公超雖知怪鳥傷重，血流太多，無法挽救，但想深山荒谷之中每有珍奇難得的靈藥，也許怪人有人指點，知道此果能夠將鳥救活也未可知。同時看出怪人貌相雖極醜惡，心極靈慧，自己的話和意思全能明白，只是暫時還不能回答。

因恐染了蟒毒，笑問：「方才蟒頭曾經滾過，恐有毒氣，你吃了我的靈藥不久仍可痊癒，這半枚殘果不要吃了。」怪人將手連比，意似無妨。

公超先用身帶試毒銀針細一察看，果然無毒，果碎之後漿汁流溢，拿在手裡香氣更濃。為防萬一，又將外皮和碎的半邊仔細削掉，喂與怪人吃了。怪人意似不捨糟棄，還想連皮吃下，公超不許，四肢無力，不能自取，只得罷了。公超見他非但花中香果連那枝葉也極愛惜，恐其手拿不穩，途中跌碎，便要過來，代藏囊中，抱了起身。

出洞繞往谷口一看，那條無頭大蟒業已不再跳蹦，身子盤成一堆，後半長尾斜搭地上，雖已死去，身上皮鱗還在不住顫動，滿崖上下到處腥血狼藉，淋漓遍地。兩面崖石先後打碎了好幾大片，崖角一幢怪石連同好些小樹均被打斷，連根拔起，想見死後的凶威不知如何猛惡。

怪人見了，只嘻著一張大口怪笑，並無絲毫驚懼之容，知其天性凶野，膽大異常。看了兩眼，便往回路趕去。相隔本不甚遠，到了峰腳，施展輕功直走上去。怪人見公超踏壁直上，一手還抱著人，走得這樣快法，喜得連聲怪叫，面現驚佩之容。公超早看出他貌惡心善，異稟奇資，意欲乘機收服，走得更快，一會兒到頂。

走進崖洞一看，經過這多半日工夫，那只怪鳥越發不支，伏在草堆裡面週身亂抖，頭都無力回轉，公超的藥甚是靈效，走了這一段怪人體力漸好，已能勉強走動。

一到洞中便要下地，公超笑說：「不忙，你先吃點東西。」

怪人將頭連搖，剛一放手，便朝怪鳥身前搶跑過去。鳥見人來好似出於意外，急叫了幾聲，把頭往前一探，公超聽出鳥鳴比前微弱得多，怪人已猛撲上前，抱著鳥頸連哭帶說，一面把公超囊中香果要過，想喂鳥吃，人、鳥親熱已極。那鳥先將頭低向怪人懷中，任其摟抱，偶然也叫幾聲，及至將果遞過，忽然將頭連搖。

怪人正朝鳥口亂塞，那鳥忽忽激怒，長頸微一屈伸，往前一送，怪人本是饑疲交加，力已用完，被鳥猛力一送，不是公超接住，幾乎仰面跌倒。鳥見怪人被公超扶住累得喘氣，忽然連聲朝著二人低叫，悲鳴甚急。怪人筋疲力盡，方才一抱本極勉強，吃鳥猛力一掙，越發立足不穩，不能再撲上去，那枚香果也跌落地上。

公超聽人、鳥相對鳴嘯，知他用意，便將怪人扶坐一旁，自將香果拾起代喂鳥吃。怪鳥目視公超，搖頭流淚，堅不肯吃，後來悲鳴越急，頭向旁邊石筍上亂撞。公超看出鳥不肯吃，剛剛退回，怪人已一面急叫悲號，強掙著往鳥身前爬去。公超一手扶起，怪人便將香果要過，又悲號了幾聲，放在口中吃了一半。

公超看出他仍想與鳥分吃，這才明白人、鳥親如母子，互相推讓。料那香果決非尋常，心正感動，怪鳥又朝二人分別叫了幾聲，公超聽出鳥鳴越發悲厲，方想此鳥非但靈慧絕倫，並還能通人意。怪人和牠久處，這樣關心親切，真個奇事。

忽見鳥頭一昂，週身一振，極悲壯淒厲的長嘯過處，怪人也在連聲悲號。同時那鳥週身銀羽鋼翎根根倒豎，隨著全身振動之勢，紛紛脫身而起，箭雨一般四下迸射，再看那鳥從頭頸起直到尾部那許多硬如鋼針、銀輝閃閃的長毛鐵羽全數脫盡，只剩全身柔毛未脫。

鳥頸高昂，雙目圓睜，兩翼也自收攏，挺立亂草堆中，不鳴不動，形態比前更加威猛，知已死去。怪人也倒在身旁不再吼叫，側顧人已暈死，忙又抱起，放向洞旁鋪有細草獸皮的平石之上救醒轉來。怪人厲聲悲號，又要掙起，公超知其性情剛烈，平日與怪鳥相依為命，此外更無親人，見鳥已死，悲痛太甚，忙用好言勸慰，並將半枚殘果喂他。

怪人先不肯吃，想讓公超，公超笑說：「我用不著這類東西，你死裡逃生，精力疲乏，吃了正好。」一面按住強他吃了，再三好言勸解，怪人方始安靜下來。不時又悲號一陣，哭上些時。

公超問知他平日多是生吃各種野菜果實和山糧草根之類，極少熟食，從不吃葷，知其餓極。又料香果必有靈效，來時又吃了兩粒丹藥，只要有人照應，吃飽一點，不久便可復原。好在洞中食物甚多，便取些來喂他吃下，果然體力漸漸回復，已能坐起。

公超見他想看死鳥，不聽勸解，只得扶到鳥前。怪人一見，便哭了個死去活來，幾次要撲上去，均被公超強行止住，等他盡情悲號發洩了一陣，方始扶他歸臥。天色早已入夜，月光甚明，正照洞口，洞頂還有月光下漏，甚是明亮，便和他同坐洞前，耐心勸解，教以人語。